

《云溪友议》 [唐] 范摅

目录

云溪友议序

卷上

名儒对 南阳录 苜蓿遇 鲁公明 真诗解 毗陵出 巫咏难 灵丘误 襄阳杰 冯生佞 江都事 南海非 四背篇 严黄门 哀贫诚 古制兴 夷君诮 钱歌序 宗兄悼 梦神姥 玉泉祠 舞娥异

卷中

葬书生 玉箫化 苗夫人 思归隐 买山讖 吴门秀 钱塘论 辞雍氏 李右座 衡阳遁 三乡略 狂巫讪 彰术士 云中命 谭生刺 弘农忿 贤君鉴 澧阳宴 白马吟 中山海 赞皇勋 南黔南

卷下

和戎讽 去山泰 因嫌进 讯岳灵 沈母议 龟长证 祝坟应 郭仆奇 名义士 江客仁 艳阳词 温裴黜 琅琊忤 巢燕词 题红怨 羡门远 金仙指 蜀僧喻 杂嘲戏 窥衣帷 闺妇歌

云溪友议序

五云溪人 范摅纂

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余少游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无不弛驾踟躇，遂兴长往之迹。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摅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傥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

卷上

名儒对

王仆射起，再主礼闱，远迹称扬，皆以文德巍巍，聿兴之也。武宗皇帝诏至殿曰：「朕近见二字，一『乃字撇位加两点』一『宀上乃下』，莫能详也

，特询于卿。」王公对曰：「臣于三教经典，窃常遍览。向者二字，羣书未之见也，未审天颜何文而得。《周穆王传》有『齐去下部改合』『刀上冏下』二字，经百儒宗，但言古马名，不敢分于飞兔、騶※，于今靡有详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学综朝野，偶为此二字相试，非于经籍而得之。」遂赐金彩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无不通晓。我唐之孔、郑乎？

南阳录

李筌郎中为荆南节度判官，集《阃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黄帝《阴符经》，兼成大义，至「禽兽之制在气」，经年懵然不解。忽梦乌衣人引理而教之。其书遂行于世，金谓鬼谷、留侯复生也。（所谓玄龟食蟒，黄腰服虎，飞鼠断猿，稂啮鹤，以小服大，皆得乌衣之旨，筌遂通其义也。）筌后为邓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东南隅忽见异气；明旦，呼吏于郊市，如产男女者，不以贫富，悉取至焉。过十余辈，筌视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访之。乃得牧羊胡妇一子，李君惨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劝杀之，筌以为不可，曰：「此胡鷁必为国盗，古亦有然，杀假恐生真矣。」则安禄山生于南阳，异人先知之矣。（梁代志公讖曰：「两角女子绿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灭亡。」解曰：「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衣，『禄』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禄山果于正月死也。后李遐周讖曰：「樵市人将尽，函关马不归；道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动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称于太平，杀之不得耳。梁武帝视太白之变，而下殿奔，后愧于夷狄之主。凡为大盗者，必有异也。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禳也。

苕萝遇

王轩少为诗，寓物皆属咏，颇闻《淇澳》之篇。游西小江，泊舟苕萝山际，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峯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题诗毕，俄而见一女郎，振琼瑯、扶石笋，低徊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为君坚不得。」既为鸳鸯之会，仍为恨别之词。后有萧山郭凝素者，闻王轩之遇，每适于浣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其石，寂尔无人，乃郁怏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者莫不嗤笑。凝素内耻，无复斯游。泽诗曰：「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

鲁公明

颜鲁公为临川内史，浇风莫竞，文教大行。康乐已来，用为嘉誉也。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饘糲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醮。颜公案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廩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恶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疋、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

真诗解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颖。岁久，颖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颖牧之眷深，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等，似无返旧之心也。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亲名宦，唯务玄虚。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别倚丝萝之势，对镜自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范，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离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自。」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毗陵出

慎氏者，毗陵庆亭儒家之女。三史严灌夫，因游彼，遂结婚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秋，无胤嗣。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诗凄感，遂为夫妇如初。云溪子曰：「曹叔妻叙《东征》之赋，刘伶室作《诫酒》之辞；以女子之所能，实其罕矣。爰书薛媛之事，斯可附焉。」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

巫咏难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覩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

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奇状新。闾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竟而不为。故太尉李德裕镇渚宫，尝谓宾侣曰：「余偶欲遥赋《巫山神女》一诗，下句云『自从一梦高唐后，可是无人胜楚王』。昼梦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记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兰友而不争，卒葬江鱼之腹，为旷代之悲。宋玉则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祸及身，遂假高唐之梦以惑襄王，非真梦也。我公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亦恐非真。」李公退惭，其文不编集于卷也。

灵丘误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所奇。邓仙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泊死，自京辇归，葬是山，是谓「尸解」也。然悉为丘垄，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峽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襄阳杰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頔。郑书傲倪自若，似无郡吏之礼。书曰：「合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騫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忧；沟壑之期，斯须至矣。伏惟贤公，息雷霆之威，垂特达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疋、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旅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庐符载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幅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加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悬。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从。其婢端丽，饶彼音律之能，汉南之最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无双，即薛太保爱妾，至今图画观之。）给钱四十万，宠眄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

寒食来从事家，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其诗于座，公覩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则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靳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于帟幌奩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阳公遽命召焉。戎使君岂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立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之嬉娱？以此观之，诚可窜身于无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赍行，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杨素归徐德言妻；临财莫贪，于色不恠者，罕矣！」时人用为雅谭。历观国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阳公者也。戎使君诗曰：「宝钿香蛾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懃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

冯生佞

雍陶员外，蜀川人也。上第后，稍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敬之，罢举归三峡，素事篇章，让陶不寄书，曰：「山近衡阳虽少鴈，水连巴蜀岂无鱼？」陶得诗悸赧，方有狐首之思欤。后为简州牧，自比之谢宣城、柳吴兴也。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见焉。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以道明言启之，及引进，陶诃曰：「与公昧平生，何方相识矣！」道明曰：「诵员外之言，仰员外之德；诗集中日得相见，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夸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其两违之，文园岂尚也？

江都事

李相公绅督大梁日，闻镇海军进健卒四人，一曰富苍龙，二曰沈万石，三曰冯五千，四曰钱子涛；悉能拔橛角抵之戏。既至，果然齷径也。翌日，于球场内犒劳，以驾车老牛筋皮为炙瘤魁之齏。（魁，酒罇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栖槐榴为之，或铜铸也。）坐四辈于地茵，大拌，令食之。万石等三人，视炙坚羸，莫敢就食。独五千瞋目张口，两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壮士也！可以扑杀西域健胡。」又令试于觚戏，苍龙等亦不利；独五千胜之。十万之众，为之披靡。于是独进五千，苍龙等退还本道，语曰：「壮儿过大梁，如

上龙门也。」大梁城北门，常扃锁不开，开必有事。公命开之，骡子营骚动，军府乃悉诛之，自此平泰也。李公既治淮南，决吴湘之狱，而持法清峻，犯者无宥，有严、张之风也。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言之。李元将评事及弟仲将，侨寓江都。李公羁旅之年，每止于元将之馆，而叔呼焉。荣达之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也；及为孙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居郑圃也，与丞相同年之旧，特远来谒，才到客舍，不意家仆与市人有竞，诘其所以，仆人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其仆、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尝识君，到此何不相见也？」崔生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卑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恸哭。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邑客黎人，惧罹不测之祸，渡江过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见淘麦乎？秀者在下，糠粃随流。随流者，不必报来。」自此一言，竟无踰境者也。又忽有少年，势似疎简，自云：「辛氏郎君来谒。」丞相于晤对之间，未甚周至。悬车白尚书先寄元相公诗曰：「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且曰：「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短而能诗。」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谓李公曰：「小子每忆白廿二丈诗曰：『闷劝畴昔酒，闲吟廿丈诗。』」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凡是官族，相快辛氏子之能忤诞，丞相之受侮，刚肠暂屈乎？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府公见而恶之，书其状曰：「着青把笏，也请料钱。覩此形骸，足可伤叹。」左右皆窃笑焉。又有宿将有过，请罚，且云：「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其櫜楚。凡所书判，或是卒然，故趋事皆惊神破胆矣。初，李公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中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察江东之日，修龟山寺鱼池，以为放生之铭，戒其僧曰：「劝汝诸僧好护持，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便是浮生得道时。」李公到镇，游于野寺，覩元公之诗而笑曰：「僧有渔罟之事，必投于镜湖。」后有犯者，坚而不恕焉。复为二绝而示之，云：「剃发多缘是代耕，好闻人死恶人生。祇园说法无高下，尔辈何劳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莲，十千髻鬣尽生天。凡庸不识慈悲意，自葬江鱼入九泉。」忽有老僧诣谒，愿以因果喻之。丞相问：「阿师从何处来？」答云：「贫道从来处来。」遂决二十，曰：「任从去处去。」至如浮薄宾客，莫敢候门。三教所来，俱有区别。海内服其才俊，终于相位也。初贫，游无锡惠山寺，累以佛经为文藁，致主藏僧殴打，终身所憾焉。后之剡川天宫精舍，凭笈

而昼寝，有老僧斋罢，见一大虵上刹前李树，食其子焉，恐其遗毒而人误食之，徐徐驱下，虵乃望东序而去，遂入李秀才怀中，倏而不见矣。公乃惊觉。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覩否？」李公曰：「梦中上李树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见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归本院，经数年而辞赴举。将行，赠以衣钵之资，因喻之曰：「郎君身必贵矣。然勿以僧之尤过，贻于祸难。」及领会稽，僧有犯者，事无巨细，皆至极刑。唯忆无锡之时也，遂更剡川为龙宫寺额。嗟老僧之已逝，为其营塔立碑，平生之修建，只于龙宫一寺矣。云溪子曰：「萧相国立殊勋，方明昴宿；（《前汉史》谓：酈侯，昴星之精尔。）杜元凯因醉吐，始见虵形。则李公食李于龙宫，其不谬矣。」

南海非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岭徼诗序云：「有进士韦滂者，自南海邀赵氏而来。十九岁，为余妾。余以鬓发苍黄，倦于游从，将为天水之别。止素秋之期，纵京洛风尘，亦其志也。赵屡对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轻舟，暂为南北之梦。歌陈所契，诗以寄情。」曰：「鸾凤分飞海树秋，忍听钟鼓越王楼。只应霜月明君意，缓抚瑶琴送我愁。山远莫教双泪尽，鴈来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临邛市，画舸朱轩万里游。」（万里桥在蜀川。）房君至襄州，逢许浑侍御赴弘农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托，许具诺焉。才到府邸，遣人访之，拟持薪粟给之，曰：「赵氏却从韦秀才矣。」许与房、韦，俱有布衣之分。欲陈之，虑伤韦义；不述之，似负房言。素款难名，为诗代报。房君既闻，几有欧阳四门詹太原之丧。（欧阳太原亡姬之事，孟简尚书已有序诗述之矣。）浑寄房秀才诗曰：「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来采桑。五夜有心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却认罗裙碧草长。为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

四背篇

刘长卿郎中，皆谓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刘君曰：「李嘉佑、郎士元，焉得与予齐称也！」每题诗，不言其姓，但「长卿」而已，以海内合知之乎？士林或之讥也。宋雍初无令誉，及婴瞽疾，其诗名始彰。卢员外纶作拟僧之诗，僧清江作七夕之咏，刘随州有眼作无眼之句，宋雍无眼作有眼之诗。诗流以为四背，或云四倒，然辞意悉为佳致乎？卢公诗曰：「愿得远公知姓字，焚香洗钵过余生。」清江上人诗曰：「唯愁更漏促，离别在明朝。」刘随州诗曰：「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宋君诗曰：「黄鸟不堪愁里听，绿杨宜向雨中看。」

严黄门

武后朝严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为长安戎曹，权过京尹，至今为寮者，愿得安之之术焉。定之则登历台省，亦有时名，娶裴卿之女，才三夕，其妻梦一人佩服金紫，美须鬣，曰：「诸葛亮也，来为夫人儿。」既妊而产婴孩，其状端伟，颇异常流，定之薄其妻而爱其子。严武年八岁，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定之妾也。）未常慰省阿母，何至于斯乎？」母曰：「吾与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幸，嫌吾寝陋，枕席数宵，遂即怀汝。自后相弃如离妇焉。」其母凄咽，武亦愤惋难处。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铁锤，击碎其首。及定之归，惊愕，视之，乃毙矣。左右曰：「小郎君戏运铁锤而致之。」定之呼武至，曰：「汝何戏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儿之母乎？故须击杀，非戏之也。」父曰：「真严定之之子。」而每抑遏，恐其非器。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定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饌谋欢，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绾亦微有所忤，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略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门，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人，化为狼与豺。（此谓武之酷暴矣。）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杜初自作《阆中行》：「豺狼当路，无地游从。」或谓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雪狱；（陈晁字子昂。）高适侍御与王江宁昌龄申冤；当时同为义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闻之，疑严武有刘焉之志。支属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杀；后为彝外家报怨，严氏遂微焉。

哀贫诚

余以曾子回车不入胜母之间，吕不韦有桐轮之媚；是乃曾参立孝行之名，不韦抱淫邪之责。迹之进退者，岂以二子而隳是非乎？渚宫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为篇章，而干谒时贵；有归评事任江陵醴院，常怀恤士之心。李令既识归君，累求救贷，而悉皆允诺。又云：「某欲寻亲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归君亦敏诺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仆使告丐糒粮，主人拯其乏绝。李忽寄书于醴院，情况欸密，且异寻常，书中有赠家室等诗一首，意欲组织归君。归君快恨，悔而不能明，与率武陵渠江之务，以糊其口焉。举士沈擢，既违名路，从知长沙，每述于同院众宾，用兹戒慎也。李令

寄妻诗曰：「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欲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

古制兴

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其李肱乎？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赋》、《月赋》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圣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诗》，（任用韵。）李肱：「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势参差，霞衣竞摇曳。燕罢水殿空，攀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诂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上披文曰：「近属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刘安之识，可令着书；执马孚之正，可以为传。秦嬴统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叅曷不非也？」评曰：「李君文章精练，行义昭详。策名于睿哲之朝，得路于韦萧之室。然止于岳、齐二牧，未登大任，其有命焉！」

夷君诮

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新罗国君闻行余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余论及经籍，行余避位曰：「庸陋贾竖，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不识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律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遂乃言辞，扬舲背扶桑而去。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闲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余还至乡井，自以贪悛百味好衣，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嗤，况于英哲也。

饯歌序

李尚书讷夜登越城楼，闻歌曰：「鴈门山上鴈初飞。」其声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藂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藂是梨园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将衰，歌当废矣！」时察院崔侍御元范，自府幕而拜，即赴阙庭，李公连夕饯崔君于镜湖光候亭。屡命小藂歌饯，在座各为一绝句赠送之。亚相为首唱矣，崔下句云：「独向栢台为老吏。」皆曰：「侍御凤阁中书，即其程也，何以老于栢台？」众请改之。崔让曰

：「某但止于此任，宁望九迁乎？」是年秋，崔君鞠狱于谯中，乃终于栢台之任矣。杨、封、卢、高数篇，亦其次也。《听盛小藂歌送崔侍御浙东廉使》，李讷：「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蛾。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藂歌。」《奉和亚台御史》，崔元范：「杨公留宴岷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独向栢台为老吏，可怜林木响余声。」团练判官杨知至：「燕赵能歌有几人，落花回雪似含颯。声随御史西归去，谁伴文翁怨九春？」观察判官封彦冲：「莲府才为绿水宾，（庾杲之在王俭府，似芙蓉泛绿水，故有此句。）忽乘骏马入咸秦。为君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观察支使卢邺：「何郎戴笏别贤侯，更吐歌珠宴庾楼。莫道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楫上京游。」前进士高湘：「谢安春渚饯袁宏，千里仁风一扇清。歌黛惨时方酩酊，不知公子重飞觥。」处士卢澥：「乌台上客紫髯公，共捧天书静镜中。桃叶不须歌白苧，耶溪暮雨起樵风。」

宗兄悼

滕倪苦心为诗，嘉声早播。远之吉州，谒宗人迈郎中。吉守以「吾家鲜士，此弟则千里之驹也。」每吟其「白发不知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又《题鹭鸶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且曰：「魏文酷陈思之学，潘岳褒正叔之文；贵集一家之芳，安以宗从疏远矣。」倪既秋试，捧笈告游，及留诗一首为别。滕君得之怅然，曰：「此生必不与此子再相见也。」乃祖于太皋之阁，别异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商于之馆舍，闻者莫不伤悼焉。倪诗曰：「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无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青无路接差池。」

梦神姥

卢着作肇为华州乾干公泉防御判官，游仙掌诸峯，歇马于巨灵庙。忽寐，梦在数间空舍中，见一老妪于大釜中燃火，卢君询其所由，曰：「老人是华岳神母也。」又问：「釜中煮者何物？」母曰：「橡子也。」「用此奚为？」母愀然曰：「食之也。」卢曰：「且儿为五岳神主，厌于祷祠；母食树子，岂无奉养之志乎？」母曰：「以神鬼之道，虽有君臣父子，祸福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名字者，不得飧焉。」卢梦觉，召岳庙祝，别置神母位，常饌出生一分，公宴则阙。在家，忽遗忘之，啜咽而体中不快也。云溪子曰：「亲闻范阳所述，故书之。」

玉泉祠

余以鬼神之道难明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朝贤后于盟津，报受禅于晋壤，祷祀名山大川，则其兆应也。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梦猪啮足，自知不祥，语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吴，必不还尔。」果为吴将吕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荆州。（今吴楚之俗，梦半猪者，乃书其屋柱而禳之。）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兴土木之功而树，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髣髴似覩之。缙俗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

舞娥异

李八座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颜色忧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蛾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诘其事，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夏卿之胤，正卿之侄。）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言讫涕咽，情不能堪。亚相为之吁叹，且曰：「吾与韦族，其姻旧矣。」速命更其舞服，饰以桂襦，延与韩夫人相见。（夫人，吏部之子。）顾其言语清楚，宛有冠盖风仪，抚念如其所媵，遂于宾榻中选士而嫁之也。舒元舆侍郎闻之，自京驰诗赠李公曰：「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帏。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李尚书初守庐江，有重系者合当大辟。引虑之时，启鸣曰：「某偶黜典章，即从诛戮。然昔于羣山，专习一艺，愿于贵人之前试之。」乃曰：「长啸也。死而无恨欤！」乃命缓系而听之，清声上彻云汉。公曰：「不谓苏门之风，出于赭衣之下。可命鸾鹤同游，可与孙阮齐躅。去其械梏，蠲其罪乎！」后镇山南，夜闻长笛之音，而浏亮不绝。问是何人吹之也，具云：「府狱重囚。」令明日引来。官吏递相尤怨，夜使囚徒为乐，罪累必深。及至，发龙吟之韵，奏出塞之悲，闺思乡情，莫不凄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农业，可为伶人尔。」卒岁而怜愍之，便令奔去也。夫徐晃持刑，而行阵齐整；慕容贷法，而兵士倾心。宽猛相济，故无不均。前闻于襄阳雕鹗高举，后有李汉南文学推能。于、李之双名，真亚匹也；虽杨、杜之齐勋，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卷中

葬书生

刘侍郎轲者，韶右人也。幼之罗浮、九疑，读黄老之书，欲轻举之便。又于曹溪探释氏关戒，遂披僧服焉。（僧名「湓纳」。）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

居庐岳东林寺，习《南山钞》及《百法论》，咸得宗旨焉。独处一室，数梦一人衣短褐，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闻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尸骸局促，死者从直，何以安也。君能迁葬，必有酬谢。」乃访于缙属，果其然也。寻改窆于虎溪之上，求得一栢函，刘君解所着之衣覆其骸骼。是夜，梦书生来谢。持三鸡子，劝辄立食之，食讫明爽，虽冥冥之道，其不妄言。辄嚼一卵而吞，二者犹豫未食，手握之而觉。后乃精于儒学，而隶文章，因荣名第，历任史馆。欲书梦中之事，不可身为传记。吏部尚书退之，素知焉，曰：「待余余暇，当为一文赞焉。」韩公左迁，其文竟不成也。刘君之修史时，宰辅得人，藩条有事，朝廷凡有瑕绩，悉欲书之，冀人惕励。拟纵董狐之笔，尤谤必生，匿其功过，又非史职。常暮则沉湎而出。韩公曰：「史官，国之枢机也。其如海纳之醉乎？」云溪子以刘公之居史馆而为两端，夫杜微之聋也，推蜀贤于葛亮；阮籍之醉也，诤魏史于王沉。恐危难之逼，假聋醉而混时；遇物从机，即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德王岐周；邹湛瘞甄舒，而名魁岷首；刘君因梦寐而解衣，遂通三学，可谓古人乎！前者有郑广文虔者，明皇时为文馆，故以广文号焉。編集之外，唯日嗜酒。覩嫔妃之贵，必致邦家之祸乎？杜工部遗之歌，略曰：「广文到官舍，置马堂阶下。醉则乘马归，颇遭官长骂。诸公袞袞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诸公往往厌梁肉，广文先生飧不足。才名四十年，座客寒无毡；近者苏司业（瓌），时时与酒钱。」予以刘磁州之醉，与广文所同，避嫌远害，未为非也。

玉箫化

西川韦相公皋，昔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辅，相国之从兄也。）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恭事之礼，如父叔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祇候，侍于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君入关求官，而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陀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君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覲。」廉察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暝拭泪，乃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从往，韦以违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五年既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鸚鵡洲。又逾二年，暨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耳！」遂绝食而殒。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后韦公镇蜀，到府三日，询鞫狱情，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

得姜家荆宝否？」韦公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羈縲？」答曰：「某辞违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清城县令。家人误爇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便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留连宾幕。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经莫莢数凋，方谓：「玉箫何在？」姜牧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逾时不至，乃绝食而殒。」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难解赠佳人。长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公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僧佛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二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袂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后韦公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同平章事。天下向附，泸棘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论者以韦中书脱布衣不五秋，而拥旌钺，皇朝之盛，罕有其伦；然镇蜀近二纪，云南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礼乐，易衽归仁，彼我以盐铲货赂，悉无怨焉。后司空林公，弛其规准，别诱言化，复通其盐运而不贍金帛，遂令部落怀贰，猾悍邦君，蝨蚤为羣，侵逼城垒，俘掠士庶妻子，其万人乎！雍陶先辈感乱后诗曰：「锦城南面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或谓黜韦帅之功，削成都之爵。且淮阴叛国，名居定难之勋；窦融要君，迹践诸侯之列；盖录其勋，而不废其名乎？所让不合教戎濮诗书，致闲兵法，考其衔怨有以，而莫敢斥言，故乃削爵黜功，是为大谬矣！

苗夫人

张延赏相公，累代台铉。每宴宾客，选子聳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公晋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鉴，甚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与比俦。」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惟苗氏待之常厚矣。其于众多视之悒快，而不能制遏也。皋妻张氏，垂泣而言曰：「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遂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赆以七驴驮物，每之一驵，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驵，所送之物尽归之也。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赠妆奁及布囊书册而已。清河公覩之，莫可测也。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独居其上也

。车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替妻父清河公。乃改易姓名，以「韦」作「韩」，以「皋」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发驾日以为名。）有人特报相公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韦皋，必韦郎也。」张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妇女之言，不足云尔。」（初有咎女巫者，每述祸祟，其言多中。乃云：「相公当直之神渐减，韦郎拥从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复再召也。）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诮，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张公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展男子平生之志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贤哉！韦公侍奉外姑，过于布素之时。海内贵门，不敢忽于贫贱东床者乎！所以郭泗滨圆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多少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

思归隐

江西韦大夫丹，与东林灵澈上人，鹭忘形之契。篇诗唱和，月唯四五焉。序曰：「澈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咏之，皆丽绝于文圃也。（即莲花峯、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船、康王庙为七咏也。）此七篇者，俾予益起「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上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尔而游，不假东门之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羽翼，松迳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霞，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谭玄，幸先达其深趣矣！」予谓韦亚台归意未坚，果为高僧所诮。历览前代散发海隅者，其几人乎？寄庐山上人澈公诗曰：亚相丹：「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澈奉酬诗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买山讖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镇滑台之日，因道场见僧中，令京挈瓶钵，彭阳公曰：「此童眉目疏秀，进退不慑，惜其单幼，可以劝学乎？」师从之，乃得陪相国子弟。（青州尚书绪、丞相绚、纶也。）后以进士举上第，乃彭阳令狐公之举也。寻又学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为御史，覆狱淮南，李相公绅忧悸而已。颇得绣衣之称。（吴汝南诣阙申冤，蔡君先榜之曰：「是主上忧国之时，乃臣下无私之日。」）谪居澧州，为厉员外玄所辱。稍迁抚州刺史

，常称宇内无人。对僧徒，则非大品之谈；遇道流，则五千言之义；接儒士，自比端木之贤于仲尼；次论《周易》，则评九圣之谬。来者纵得相许，有始而无卒焉。（谓丁遐秀才等。）郡有汝水，为放生池，不与渔罟之事。忽一人乘小舟钓于此，蔡君张眦，遣吏捕之。钓者乃为诗曰：「抛却长竿卷却丝，手携蓑笠献新诗。临川太守清如镜，不是渔人下钓时。」京览诗，乃召之，已去，竟不言其姓字。或有识者，曰：「野人张顶也。」（顶字不惑，本姓王氏，隐而不言。）蔡牧益自骄矜，作诗以责商山四老，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独忘机；如何鬓发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节鬯交，道经湘口，零陵郑太守史，与京同年，远以酒乐相迟。座有琼枝者，郑君之所爱，而席之最姝，蔡强夺之行，郑莫之竞也。鬯交所为，多如此类，德义者见鄙，终其不佞也。行泊中兴颂所，（池名，浯溪也。）僮勉不前。题篇久之，似有怅怅之意。才到鬯南，制御失律，伏法湘川，权厝于此。二子延、近，号诉苍天，未终丧而俱逝。论者以妄责四皓，而欲买山于浯溪之间，不徒言哉！诗曰：「停桡积水中，举目孤烟外。借问浯溪人，谁家有山卖？」

吴门秀

昔张茂先谓陆机曰：「君家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又见褚生。（言褚陶也。）」故知吴门之德不孤，川渎之珍不匮矣。予以宋、齐已降，朱、张、顾、陆，时有奇藻者欤。陆郎中畅，早耀才名，犂轂不改于乡音。自贺秘书知章、贾相耽、顾着作况，讥调秦人，至于陆君者矣。贡举之年，和羣公对雪，落句云：「天人宁底巧，剪水作花飞。」又《山斋翫月》诗曰：「野性平生唯好月，新晴半夜靚婵娟。起来自擘书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又《经崔谏议玄亮林亭》曰：「蝉噪入云树，风开无主花。」在越，每经游兰亭，高步禹迹，石帆之绝境，如不系之舟焉。初为西江王大夫仲舒从事，终日长吟，不亲公牒。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辞曰：「不可偶为大夫参佐，而妨志业耶！」王乃固留不已，请举自代，然后登舟，曰：「洵子侄得耳，渠曾数辟不就，畅召必来。」（陆洵，员外畅之侄也。）而乃采药西山，饮泉瀹水。（建昌之南也，今新吴。昔许真君铭曰：「有水曰瀹，有渔曰航，天地昏冥，可以伏藏。」又谓真君淬剑之水，铸锻者多于此水砥砺也。）朝客闻之，以为仕隐也。美誉益彰，及登兰省，遇云阳公主下降刘都尉，百僚举为宾相。诗题之者，顷刻而成，其诗亦丽也。《咏帘》诗曰：「劳将素手卷虾须，琼室流光更缀珠。玉漏报来过夜半，可怜潘岳立踟蹰。」《咏行障》诗曰：「碧玉为竿丁字成，鸳鸯绣带短长馨。强遮天上花颜色，不隔云中语笑声。」诏作《催妆》五言诗一首曰：（得「花」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

侯家，天母看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柏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内人以陆君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大哈，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例物之外，别赐宫锦五十段、楞伽瓶及唾盂各一枚，以赏吻翰之端也。内人诗云：「十二层楼倚翠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歆入汉宫。」此篇或谓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也，宋考功之孙也。陆君酬曰：「粉面仙郎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须教翡翠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

钱塘论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妬，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幙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稳，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其次耳。张曰：「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此寺大江之中。）『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毋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祜《观猎》四句及《宫词》，白公曰：「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王维诗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戍，还归细柳营。回看失鴈处，千里暮云平。」张祜诗曰：「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临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为奇？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徐凝赋曰：「谯周室里，定游夏于丘虔；马守帷中，分《易》《礼》于卢郑。如我明公荐，岂唯偏党乎？」张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马之至音；荆玉三投，伫良工之必鉴。且鸿钟运击，瓦缶雷鸣；荣辱糺绳，复何定分？」祜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者矣。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犂下较文，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也。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尝谓乐天为嗷嗷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白尹曰：「李直水，（林宗字也。）吾之犹子也，其锋不可当。」后杜舍人之守秋浦

，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是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君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此歌宫娥讽念思乡，而起长门之思也。祜复游甘露寺，观前卢肇先辈题处曰：「不谓三吴，经此诗人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势尽来。」卢曰：「地从京口断，山到海门回。」因而仰伏，愿交于此士矣。

辞雍氏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嘲妓曰：「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箜篌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了，纆梯纆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竞灼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赠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祜、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畅此时之意也。赠诗曰：「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杂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东，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泪向人羞不语，琵琶弦断倚屏风。」「日暮迎来画阁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鸡鼓翼纱窗外，已觉恩情逐晓风。」又悼妓诗曰：「赤板桥西小竹篱，槿花还似去年时。淡黄衫子都无也，肠断丁香画雀儿。」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扬州搃効之女也，仪质闲雅，夫妇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诗名，资贍每厚。崔生常于饮食之处，略无裨敬之颜，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而不能容，勃然仗剑，呼女而出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唯袭弓马。养女合嫁军门，徒慕士流之德。小女违公，不可别醮，便令出家。汝若不从，吾当挥剑！」立令涯妻剃发为尼，涯方悲泣悔过，雍亦不听分疏，亲戚挥恻，别易会难。涯不得已，裁诗留赠。至今江浦离愁，莫不吟讽是诗而惜别也。诗曰：「陇上流泉陇下分，断肠呜咽不堪闻。姮娥一日宫中去，巫峡千秋空白云。」

李右座

李相公林甫，当开元之际，与巷陌交通，权等人主。天下之能名，须出其门也。如不称意者，必遭窜逐之祸。虽杨国忠之盛，未得侔焉。其姬爱之众

，皆不胜其珠翠。尝赐宫娥二人，一者潜归私家，经旬方还，相公亦乃不知。其荣显谓之右座相公，轩盖诸侯，见者如履冰谷。举子尉迟匡，幽并耿概之士也，以频年不第，投书于右座，皆击刺之说。匡有《暮行潼关》之作，云：「明月飞出海，黄河流上天。」又《观内人楼上踏歌》曰：「芙蓉初出水，桃李忽无言。」又《塞上曲》云：「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鉴此句曰：「得非才子乎？若使匡伏恨衔冤，不假陶铸之力，则从四夷八蛮，分为左衽矣！岂为进人乎？岂为贤相乎？」及得相见，右座曰：「有一萧颖士，既叨科第，轻时纵酒，不遵名教，尝忤吏部王尚书丘，然以文识该通，孰为其敌，君子不遗其言，几至鞭扑，子之诗篇，幸未方于颖士，且吾之名，复异于王公，（言王吏部。）重欲相干，三思可矣。」匡知右座见怒，惶怖而趋出。栖屑无依，退归林墅。罢甯戚之高歌，効约成之独乐。登山临水，劳灼灼之音焉。且李君之为辅翊，妬贤害能，太平之基，因而覆餗也。昔重华登用，进二八于明君；姬旦为相，述四人于少主。故行流殛之刑，成吐握之美，乃帝子之股肱，万方之轨度也。若李丞相，恣行残贼，不慕姚姬，卒罹其殃，乃其宜矣。

衡阳遁

徐侍郎安贞，久居中书省。常参李右丞议，恐其罪累，乃逃隐衡山岳寺，为东林掇蔬行者，而喑哑不言者数年。后值修建佛殿，僧中选善书者题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过。掌事怒，以杖连击其背。行者乃画地曰：「某口虽不言，昔年曾学大书也，乞试之。」及试，乃题数行，羣僧皆悦服，因遣尽书之。时李北海邕，游岳过寺，观其题处，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于公，已息论矣。」遂解其布褐，饰以簪裳。僧尝杖击者，潜匿无地。徐谓邕曰：「吾恐逢非罪，遯迹深山。凡庸僧辈，安能识我？汝无疑也。」江夏公因戏之云：「徐郎曾吟：『岷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又：「暮雨夜犹湿，春风帆正开。」徐曰：「喑哑之日，时亦默而诵之。」（二联乃安贞佳句也。）因同载北归，止潭州，察使水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覩太阳者矣。不然委顿岩谷，卒于寺隶也。」

三乡略

云溪子素闻三乡之咏，怅然未明其所自也。泊得吴郡陆君贞洞，或纪其年代而不知矣。用序乎，然羣书有无名氏，乐府集无名氏诗。今简陆君之意，诗序亦云姓字隐而不书。夫序者，述作之本意，编其旧序，是诗继和者，多不能

编录，略举十余篇以次之。无名序曰：「余本若耶溪东，与同志者二三，纫兰佩蕙，每贪幽闲之境，翫花光于松月之亭，竟昼绵宵，往往忘倦。泊乎初筭，至于五换星霜矣。自后不得已，从良人西入函关，寓居晋昌里第。其居也，门绝嚣尘，花木丛翠。东西邻二佛宫，皆上国胜游之最。伺其闲寂，因游览焉，亦不辜一时之风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无依，帝里芳春，吊影东迈。涉浚水，历渭川，背终南，陟太华，经虢略，抵陝郊，挹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苍翠。凡经过之所，皆曩昔宴笑之地，绸缪之所。衔冤加叹，举目魂销。虽残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复生，无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笔聊题，终不能涤其怀抱，绝笔恸哭而去。以翰墨非妇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隐而不书。时会昌壬戌岁仲春十九日。」又赋诗曰：「昔逐良人西入关，良人身歿妾空还。谢娘卫女不相待，为雨为云过此山。」和诗十一首。进士陆贞洞：「惆怅残花怨暮春，孤鸾舞镜倍伤神。清词好个干人事，疑是文姬第二身。」同前，王祝：「女几山前岚气低，佳人留恨此中题。不知云雨归何处，空使王孙见即迷。」刘谷：「兰蕙芬芳见玉姿，路傍花笑景迟迟。苕萝山下无穷意，并在三乡惜别时。」王涤：「浣沙游女出关东，旧迹新词一梦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向春风。」李昌邺：「红粉萧娘手自题，分明幽怨发云闺。不应更学文君去，泣向残花归剡溪。」王硕：「无姓无名越水滨，芳词空怨路傍人。莫教才子偏惆怅，宋玉东家是旧邻。」李缙：「会稽王谢两风流，王子沉沦谢女愁。归思若随文字在，路傍空为感千秋。」张绮：「洛川依旧好风光，莲帐无因见女郎。云雨散来音信断，此生遗恨寄三乡。」高衢：「南北千山与万山，轩车谁不思乡关。独留芳翰悲前迹，陌上恐伤桃李颜。」韦冰：「来时欢笑去时哀，家国迢迢向越台。待写百年幽思尽，故宫流水莫相催。」五言复覩三乡题处，留赠贾驰：「壁古字未灭，声长响不绝。蕙质本如云，松心应耐雪。耿耿离幽谷，悠悠望瓯越。妇哭夫时，城崩无此说。」

狂巫讪

太仆韦卿覲，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门曰：「某善祷祝星神。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卿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于中庭备酒菓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韦卿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醮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覲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公合族拜乞之：「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翫用财物，悉与之。时湖上崔大夫侃，充京尹，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韦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其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诏曰：「韦覲，城南上族，轩盖承家

。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其师诬诳，便付京兆处死讫申。韦则量事受责，门下议贬潘州司马。云溪子曰：「昔晋献因嬖姬之谮，申生不终孝道；汉武信江充之佞，太子以至捐躯。事莫争于当时，仁必伤于旧史。我宣宗文武光孝皇帝，亲综万机，恩覃九裔；可以农轩比德，舜禹同规。测韦氏之深冤，获全家之盛族；虽之岭隅，亦其幸也。」察院李公明远诗：「北鸟飞不到，南人谁去游。天涯浮瘴水，岭外向潘州。草木春秋暮，猿猱日夜愁。定知迁客泪，应只对君流。」

彰术士

昔许负谓薄姬必贵，何颙谓曹瞒必杰，是挟天子而号令诸侯。其言所验，编于简牋。夫艺术于时者，不可不申扬赞。浙东李尚书褒，闻婺女二人有异术，曰娄千宝、吕元芳。发使召至，既到，李公便令止从事家。从事问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对曰：「适见尚书，但前浙东观察使，恐无别拜。」千宝所述亦尔。从事默然罢问。及再见李公，李公曰：「仆他日何如？」二术士曰：「稽山竦翠，湘柳垂阴。尚书画鹢百艘，正堪游观。昔人所谓：人生一世，若轻尘之着草，何论异日之荣悴？荣悴定分，莫敢面陈。」因问幕下诸公，元芳曰：「崔副使刍言、李推官正范，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团练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过数场，何论官矣。观察判官任穀，止于小谏，不换朱衣。杨损支使评事，虽骨体清瘦，幕中诸宾福寿皆不如。卢判官纁，虽即状貌光泽，若比团练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寿亦不如副使，与杨、李三人禄秩区分矣。」二术士所言，咸未之信，无以证焉。是后李服古不过五日而逝，诚大醉不过数场也。李尚书及诸从事验其所说，敬之如神。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余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于席上问台、明二使君如何，娄千宝曰：「窦使君必当再醉望海亭，罗使君此去便应求道四明山，不游尘世矣。」窦少卿罢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罗郎中迁于海岛，故以学道为名，知其不还也。李尚书归义兴，未几薨变，是无他拜。卢纁判官校理，明年逝于宛陵使幕。李服古判官稍久矣，为少年也。任穀判官才为补阙，休官归圃，是不至朱紫也。崔刍言郎中止于吴兴郡，李正范郎中止于九江郡，二侯皆自南宫，止于名郡，是乃禄秩相参。独杨损尚书，三十年来，两为给事，再任京尹、防御三峯、青州节使，年逾耳顺，官历藩垣，浙东同院诸公，福寿悉不如也。皆依娄、吕二生所说焉。又杜胜给事在杭州之日，问娄千宝曰：「胜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声而无形也。（《周易》卜得《震》卦，如闻雷不见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当此之时，或阴人之所谮也。若领大镇，必忧悒成疾，可以修禳乎！」后杜公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

麻待宣，府吏已上，于杜公门构板屋，将布沙堤，忽有东门骠骑，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蒋伸侍郎拜相，杜出镇天平，忧悒不乐，失其大望也。乃叹曰：「金华娄山人之言，果应矣！」欲令招千宝、元芳，又曰：「娄、吕二生，孤云野鹤，不知栖宿何处。」杜尚书寻亦薨于郢州。钟离侑少詹，昔岁闲居东越，覩斯异术，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云溪子曰：「自童騃之年知之，方敢备录。」

云中命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龔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共为乐焉。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彩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鴈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殡殓，经四日乃苏，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兰苕唱袂褰毕，放还。」且言主人即复长安，而有中兴之主也。谓龟年：「有何忧乎？」后李校书羣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涪阳。经湘中，乘舟题二妃庙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共俨然。野庙向江空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颯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君乃悉具所陈，俄而影灭，遂掌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浔阳太守段成式郎中，素为诗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羣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井，段乃为诗，哭李四校书也：「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曰：「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男女累，谁哭到泉台？」

谭生刺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竟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秀逸之士也，因书绝句以

貽后之来者。觀其题处，经游之者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弘农忿

东川处士柳全节，习百家之言，衣华阳鹤氅，或呼为「柳尊师」，又曰「柳百经」也。有子棠，应进士举，才思优赡，见者奇之。庞严舍人睠眄诸歌姬，方戏于阶，问：「墙头何人也？」曰：「柳秀才也。」遽命姬者饰妆，召柳秀才对观之。庞公曰：「恐墙上远见，不得分明。」因请细而观瞩。棠深耻之，不辞而去。时裴谏议休相公，因封事出汉州，即棠旧知也。闻棠来，且喜；及再谒，则蓝衫木简而已。裴公问其故，对曰：「名场孤寒，虚掷光景。欲求斗粟之养，以成子道焉。」有宴，召冯戡、胡据、柳棠三举士。裴公于棠名下注曰：「此柳秀才，已于盐铁求事，不用屈私。」令棠见之，盖惜其举子也。柳棠之欲罢举者，为庞门之有失矣，乃弃蓝袍而归旧服。非时请见司谏，司谏谓曰：「酌然子年方少，篇翰如流，不可骥垂长坂，兰谢深林。况今急士之秋，必能首送。」兼与荐书。开成二年，上第。后归东川，历旬，但于狭斜旧游之处，不谒府主杨尚书汝士。杨公谓诸宾曰：「每见报，前柳棠秀才，多于妓家饮酒，或三更至暮，竟未相访。社日必相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乡矣。斟三器酒内一巨鱼杯，棠不即饮。杨公乃诮曰：「文章谩道能吞凤，杯酒何曾解吃鱼。今日梓州张社会，应须遭这老尚书。」棠荅曰：「未向燕台逢厚礼，幸因社会接余欢。一鱼吃了终无恨，鲲化成鹏也不难。」初，棠与冯戡争先，棠所颉颃；及第后，戡与诗曰：「桃花浪里成龙去，竹叶山头退鷁飞。」棠、戡为友甚善焉。柳每于东川席上，狂纵日甚，干忤杨公，诗曰：「莫言名位未相侔，风月何曾阻献酬？前辈不须轻后辈，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闵尚书，与杨公中外昆弟，况有朗陵之分。东川益怒，为书让其座主高锴侍郎曰：「柳棠者，凶悖嚚竖，识者恶之。狡过仲容，才非犬子。且膺门之贵，岂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某滥司文柄，以副悬念，夙夜兢惶，恐招讪谤。是以搜求俊彦，冀辅聪明，不敢蔽才，与棠及第。」东川又书曰：「昔周公挾伯禽，以戒成王也；昌邑杀王式，（式，昌邑之师也。）而怨霍光乎？岂不由师傅之情尔？兴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后文学焉。吾师垂训，千古不易。前书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宁失于何植、王涤也？」高公又复书曰：「唐尧之圣也，不致丹朱之贤；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坠典？伊祁九子，尽可等于黄唐；门人三千，悉能继于颜闵。若棠者，自求瑕玷，难以磨灭。其所忤黷尊威，亦予谬举之过也。」棠闻二公交让，不任忧惕，又不敢远申卑谢，遂之剑州王使君。使君者，善画松竹

狗兔，以十五侯而四郡守。棠至，联夕而饮。王君辞曰：「某以衰朽，恐乖去就。小男忝趋文场，不知许容侍座否？老夫暂归憩歇焉。」王氏之子泊醉，轻易之甚。棠呵之曰：「公称举人，与棠分有前后。画师之子，安得无礼于先辈乎？」王氏乃自去其道服，空戴黄葛巾，谓棠曰：「我大似贤尊，尊师幸不喧酗耳！」棠转益怒，叱咤而散。柳生虽登科第，始参越嵩军事，而夭丧。且渤海高公，三榜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路。若柳棠者，诚累恩门举主。升平裴公曰：「人不易知乎？」

贤君鉴

唐宣宗十二年，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博学宏词选。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进呈讫，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潘等对。上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中书对曰：「赋即偏枯丛杂，论即褒贬是非，诗即缘题落韵。（只如《白云起封中》诗云『封中白云起』是也。）其间重用文字，乃是庶几，亦非常有例也。」又曰：「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有二「不」字。诗曰：『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峯青。』」上鉴钱公此年宏词诗，曰：「且一种重用文字，此诗似不及起。起则今之协律之字也。合于匏革宫商，即变郑卫文奏。惟谢朓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此若比《鼓瑟》一篇，摘藻妍华，无以加。其前进宏词诗重字者，登科更待明年，考校起诗，便付吏选。」

澧阳宴

故荆州杜司空惊，自忠武军节度使出澧阳。宏词李宣古者（李生，会昌三年王起侍郎下上第。）数陪游宴，每谑戏于其座。或以铅粉傅其面，或以轻绡为其衣。侮慢既深，杜公不能容忍。使卧宣古于泥中，欲辱之横楚也。长林公主闻之，不待穿履，奔出而救之，曰：「尚书不念诸子学，又拟陪李秀才砚席。岂有饮筵，而举人细过？待士如此，异时那得平阳之誉乎？」遂遣人扶起李秀才，于东院以香水沐浴，更以新衣，却赴中座。贵主传旨京兆公，请为诗，冀弥缝也。李生得韵书之，不劳思忖也。诗曰：（得「高」字。）「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罨栗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解饮萧郎眼似刀。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按去使人劳。」杜公赏诗，赐物十箱，希无愧于一醉也。后二子裔休、孺休，皆以进士登科，人谓之曰：「非其母贤，不成其子。」时澧州宴席，酒纠崔云娘者，形貌瘦瘠，而戏调罚于

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也。李生乃当筵一咏，遂至钳口。又杜牧侍郎，罢宣城幕，经陝圻，有录事肥而且巨，而謗其言，牧为诗以挫焉。复州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一诗，至今欢狎之所，辞吟之篇，无不低颜变色也。《赠崔云娘》，李宣古：「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怕肩侵鬓，唯愁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赠肥录事》，杜紫微：「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裋。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报乐坤。」陆君《赠胡子女》：「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頞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遶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

白马吟

平曾以凭人傲物，多犯讳忌，竟没于县曹，知己叹其运蹇也。薛平仆射出镇浙西，投城主，礼稍薄，曾留诗以讽之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紧时趋剑?，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媿三缣恤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勾吴。」薛闻之，曾将出境，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繫白马诗》曰：「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去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控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仔细看。」河东公覩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那得观其毛骨？」遂以殊礼相待，厚送筐赂饯行。曾后游蜀川，谒少师李固言相公。在成都宾馆，则李珪郎中、郭圆员外、陈会端公、袁不约侍郎、来择书记、薛重评事，皆远从公，可谓莲幕之盛矣。曾每与诸公评论，则言笑弥日，侍于相公，则轻佻无所畏怵。遂献《雪山赋》一首，言：「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嶂攒峯，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废其庠序也。相公读赋，命推出曾。曾不踰旬，又献《鰪鱖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鷁鸢所获，奈魴鯪之何？」相公览赋而笑曰：「昔赵元淑之狂简，袁彦伯之机捷，无以过焉。」然爱其文彩，投贖者无以出于曾，曾有过忤，不至深罪矣。乃知相公之用心乎。又作《潼关赋》而刺中朝：「此关倚太华、瞰黄河，虽来往攸同，而叹有异也。」乃与贾岛齐讪，为时所忽，至于潦倒，诚可惜哉！后温庭筠为赋，亦警刺，少类于平贾，而谪方城，乃诗曰：「侯印不能封李广，别人丘陇似天山。」举子纪唐夫有诗送之。时温庭筠作尉，纪唐夫得名，盖因文而致也。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鳳凰诏下虽沾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醪消积恨，莫言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中山诲

襄阳牛相公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及至升超，诸公悉不如也。尝投贄于刘补阙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未期至矣！」然拜谢砉砉，终为怏怏乎。历廿余岁，刘转汝州，陇西公镇汉南，枉道驻旌旄。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公承诗意，方悟往年改张牛公文卷，因诫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上尚书，高识达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是以魏武诫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忠为上也。」《席上赠汝州刘中丞》，襄州节度牛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罇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奉和牛尚书》，汝州刺史刘禹锡：「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公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宰相三朝后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也。）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也。中山公谓诸宾友曰：「予昔与权丞相德舆廋词，同舍郎莫之会也；（「廋词」，隐语，时人罕知。）与韩退之愈优劣人物，而浙袁给事同肩；与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部绅；与柳子厚宗元评修国史，而薄侍郎袞；与吕光化论制诰，而鄙席舍人。余二十八年在外，五为刺史，（言遵道路知苏杭五郡。）而不复亲台省。以此将知清途隔绝，其自取乎！或有淡薄相于、緘翰莽鹵者，每吟张博士籍诗云：『新酒欲开期好客，朝衣暂脱见闲身。』对花木则吟王右丞诗云：『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则幽居之趣少安乎？余友稀旧人，名为异代；近日为文，都不愜。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壤洞庭宽。』又《石头城下作》云：『山连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余自知不及苏州韦十九郎中应物诗曰：『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尝过洞庭，虽为一篇，静思杜员外甫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苹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杨危卿校书《过华山》诗曰：『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句实为佳对。又皇甫博士湜《鹤处鸡羣赋》云：『若李君之在胡，非见异类；如屈原之相楚，唯我独醒。』然二君矜衒，俱为朝野之绝伦。余亦昔时直气，难以为制，因作一口号，赠歌人米嘉荣曰：『唱得《梁州》意外声，旧人唯有米嘉荣。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夫人游尊贵之门，常须慎酒。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沉醉归驿亭，似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伎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

。明旦，修状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何施面目也。余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岂不难也。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中山刘公（后以太子校书尚书令呼刘为州牧也。）曰：「顷在夔州，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而独吟曰：『巴人泪逐猿声落，蜀客舟从鸟道来。』」忽得京洛故人书题，对之零涕，又曰：「浮生谁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实其常分，胡为嗟惋焉！」

赞皇勋（朱涯太尉之封也。）

石雄仆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王侍中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君怒。遇里有神祠祈飨，皆谓其灵。弘约乃号启于神之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约又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须闕密，不令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寻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廷议欲讨伐。赞皇时为上宰，而用于石雄，雄奋武夺得天井关。后其刘振又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展効也。然是鹰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驱驰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诣中书论官，曰：「雄立天井关及黑山之功，以两地之劳，更希一镇养老。」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国家以酬河阳节度使；西塞之绩，又拜凤翔。在两镇之重，岂不为酬赏也？」石乃复为左右统军，不惬其望，悉如巫者之言乎？太尉相公泊谪潮州，有客复陈石仆射神祠之验，明其盛衰有数，稍抑其噎郁乎。《再贬朱崖道中诗》曰：「十年紫殿掌洪钧，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宠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龙津。黑山永破和亲虏，乌岭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楼》曰：「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欲似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先是，韦相公执谊得罪，薨变于此；今朱崖有韦公山。柳宗元员外与韦丞相有韶年之好，三致书与广州赵尚书宗儒相公，劝表雪韦公之罪，始诏归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赞皇感其远谪不还，为文祭曰：「维大中年月日，赵郡李德裕，谨以蔬醴之奠，敬祭于故相国韦公仆射之灵。呜呼！皇道咸宁，藉乎贤相；德迈皋陶，功宣吕尚。文学世推，智谋神祝。一遭谗嫉，远投荒障。地虽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谅。野掇涧苹，思违秬鬯。信成祸深，业崇身丧。某亦窜迹南陬，从公旧丘。永泯轩裳之愿，长为猿鹤之愁。嘻吁绝域，寤寐西周。倘知公者，测公非罪；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临风敬吊，愿与神游。呜呼！」云云。或问赞皇公之秉钧衡

也，毁誉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豪门，取尤羣彦。（光福王起侍郎，自长庆三年知举，后二十一岁，复为仆射。武皇朝，犹主国。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贺庆而已。）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南黔南

南中丞卓，吴楚游学十余年。衣布缕，乘牝卫，薄游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为客吏难阻。每宴集，令召，则云：「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称疾不赴。」南生羁旅穷愁，似无容足之地。唯城南鬻饭老妪，待之无厌色。后十七年，为蔡牧，到郡乃曰：「古人一饭之恩必报，眦睚之怨必酬。吾虽位微，幸当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奠饭妪焉。转黔南经略使，大更风俗。凡是溪坞，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甚有声光。先柳子厚在柳州，吕衡州温嘲谑之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撰《驳史》三十卷，与马史殊贯，班书小异，三国二晋已下之文，多被攻难。每于朝野推论，莫能屈之者乎！唯吴武陵郎中、刘轲侍御，俱服其才识也。初为拾遗，与崔詹事黯，因谏诤出宰。崔为枝江令，南为松滋令。二谏垣墙，矫翼翩翩，无所羁束。双名并扇，二邑妥然。公府常为高榻相待，南公犹赠副戎等诗曰：「翱翔曾在玉京天，堕落江南路几千。从事不须轻县宰，满身犹带御炉烟。」

卷下

和戎讽

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之有五利，而日无千金之费。上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辞焉。」上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士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上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矣。文宗、武宗之代

，举子亦有斯咏，果毅者佳焉。有项斯者，作《长安退将》诗曰：「塞外冲沙损眼明，归来养疾卧秦城。上高楼阁看星座，着白衣裳把剑行。常说老身思斗将，最怜无事削蕃营。翠蛾红脸和回鹘，惆怅中原不用兵。」苏郁曰：「关月夜悬青冢镜，塞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鹑转更多。」

去山泰

宋言端公，近十举，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将取府解。言本名岳，因昼寝，似有人报云：「宋二郎秀才，若头上戴山，无因成名。但去其山，自当通泰。」觉来便思去之，不可名「狱」，遂去二「犬」，乃改为「言」。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言也。时京兆尹张大夫毅夫，以冯参军解送举人有私，奏遣澧州司户。再试，退解头宋言为第六十五人。知闻来唁，宋曰：「来春之事，甘已参差。」李潘舍人放榜，以言为第四人及第。言感恩最深，而为望外也。乃服冯涯知人，寻亦获雪。

因嫌进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郎中，贵溪人也，将欲赴举，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遗五布三帛矣。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乃非其礼，正郎微诮焉。赞皇母氏谏曰：「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遂与米二百斛。赵郡果为宰辅，竟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贡举，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将放二十七人及第，潜持名来呈相府，才见首座李公。公问：「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吴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怀袖，忽报中使宣口敕，且揖礼部从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谓曰：「吴武陵至是羸人，何以当其科第？」礼部曰：「吴武陵德行虽即未闻，文笔乃堪采录。名已上榜，不可却焉！」相府不能因私讪士，唯唯而从。吴君不附国庠，名第在于榜末。是日既集省门试，谓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观者皆讶焉。

讯岳灵

乐坤员外，素名冲，出入文场多蹇。元和十二年，而起归耕之思。乃辞知己东迈，夜祷华岳庙。虔心启祝：「愿知升黜之分，止此一宵。如可求名者，则重适关城；如不可，则无由再窥仙掌矣。」中夜忽寐，一青绶人检簿书报云：「来年有乐坤及第，坤名已到冥簿，不见乐冲也。」冲遂改为坤。果如其说。春闱后，经岳祈谢，又祝官职，曰：主簿梦中称官历四资，郡守而已。乃终于郢州，神甚灵也。

沈母议

潞州沈尚书询，宣宗九载，主春闈，将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见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似无一家之谤。汝叨此事，家门之庆也。于诸叶中，拟放谁也？」（吴兴沈氏，相见问叶，不问房。）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声价，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与之。吾以沈儋孤单，鲜有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见哀？」询不敢违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光后果升上第，擢奏芸阁，从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亦儋之感激焉。

龟长证

《左传》称筮短龟长，知凶袭吉。《易经》周鲁上圣，龟亦备在典彝。后之学者，随应而术之。李相公回，以旧名躔，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者筮，一者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其善乎，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间，名字终当改矣。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隳，他年必为深囿矣。」淮南从事力荐毕丞相，后又举赵渭南。李公长庆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永兴魏相公謩为给事。因省会，谓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璋，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容。李公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旧事相让耶？」李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至今少台官之直拜也。后三五年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实继文贞之谏，宣皇之代，而致清平。乃李丞相有九江之除，续有临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诫，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牵也！」

祝坟应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藪。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镵钉之业，倏遇甘藷、名茶、美酝，輒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画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

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茶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資其異論耳。《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一首：「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綉樣》曰：「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綉成安向春園里，引得黃鸝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曰：「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郭仆奇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仆媵甚眾。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沉云，不遵驅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為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后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后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啟賓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為愚俗蒼頭。」其后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离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京兆全曙司錄，嘗述此事于王祝、李礪二郎中，并進士韓銖、鄭嵩等也。

名义士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后游蜀，至宝鸡西界館，窆一旅逝之人，天下譽為君子之道也。書板為其記云：「余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聞呻吟之聲，潛听而微憒也。乃于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对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眇睐。』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詆，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賤鬻所乘鞍馬于村豪，備棺瘞之禮，恨不知其姓字。苟為金門同人，臨歧淒斷。復為銘曰：『嗟君沒世委空囊，几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恫，不知何處是家鄉。』」廖君自西蜀取東川路，還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仆馬皆饑啜熊鹿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至，相別悲啼，又贈縵繒錦一馱，其價直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叙平生之吊。所遺之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仆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竟不挈還。執袂各恨東西，物乃弃于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于文武宰寮，愿識

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动华夷。皇唐之义士也。其主驿戴克勤，堂牒本道节度，甄升至于极职，克勤名义，与廖君同述焉。

江客仁

李博士涉，谏议渤海之兄。尝适九江看牧弟，临袂，凡有囊装，悉分匡庐隐士，（荷戴山人芳也。）唯书籍薪米存焉。至浣口之西，忽逢大风，鼓其征帆，数十人皆驰兵仗，而问是何人。从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间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须剽他金帛。自闻诗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乃赠一绝句。豪首钱赂且厚，李亦不敢却。而覩斯人神情复异，而义气备焉。因与淮阳佛寺之期，而怀陆机之荐也。李君及至扬州，遍历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谓宋态也。宋态者，故吴兴刘员外爱姬也。（刘全白也。）刘、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诗赠曰：「长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陵阳夜燕使君筵，解语花枝在眼前。自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姮娥二十年。」李君叹曰：「不见豪首，而逢宋态。成终身之喜，恨无言于知旧欤！」（李博士奇义且多，注不尽录尔。）后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于闽越，驰车至循州。冒雨水求宿，田翁指韦氏之庄居。韦氏乃杖屨迎宾，年已八十有余。自称曰：「野人韦思明，幸获祇奉。」与李生谈论，或文或史，淹留累夕。汇征善谈而不能屈也。对酒征古今及诗语，韦叟吟曰：「长安轻薄儿，白马黄金羈。」以汇征年少而事轻肥故也。李生还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丑。」韦乃喟然叹曰：「老其丑矣，少壮所嗤！」至客改令，不离旧意，曰：「白发有前后，青山无古今。」韦微笑曰：「白发不远于秀才，何忽于老夫也！」叟复还令曰：「此公头白真可怜，惜伊红颜美少年。」于是共论数十家歌诗，次第及李涉绝句，主人似酷称善矣。汇征遂吟曰：「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华表千年一鹤归，丹砂为顶雪为衣。泠泠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思明复吟二篇曰：「因韩为赵两游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纵使鸡鸣见关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阁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游。半是半非君莫问，西山长在水长流。」李生重咏赠豪客诗，韦叟愀然变色曰：「老身弱龄不肖，游浪江湖，交结奸徒，为不平之事。后遇李涉博士，蒙简此诗，因而蹊迹。李公待愚，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共主晋室，中心藏焉。远隐罗浮山，经于一纪。李即云亡，不复再游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潜然。或持觞而酌，反袂而歌云：「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云溪子以刘向所谓「传闻不如亲闻，亲闻不如亲见」

也，干符己丑岁，客于雪川，值李生细述其事。汇征于韦叟之居，观李博士手翰，冀余导于文林。且思明感知从善，岂谢古人乎？

艳阳词

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藉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鞠，难得见焉。及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临途诀别，不敢挈行。泊登翰林，以诗寄曰：「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鹞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元公既在中书，论与裴晋公度子弟撰及第，议出同州。（诏云：裴度立蔡上之功，元稹有囂褻之过也。）乃廉问濶东，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幔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文靴。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罗唳》之曲也。（金陵有罗唳楼，即陈后主所建。）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矣。词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聳去，经岁又经年。」（一）「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二）「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舡！」（三）「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四）「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五）「闷向江头采白苹，尝随女伴祭江神。众中羞不分明语，暗掷金钗卜远人。」（六）「昨夜北风寒，牵舡浦瑞安。潮来打缆断，摇※始知难。」（七）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夺焉。元公求在濶河七年，因醉题东武亭。（此亭宋武帝所制，壮丽天下莫比也。）诗曰：「役役闲人事，纷纷碎簿书。功夫两衙尽，留滞七年余。病痛梅天发，亲情海岸疎。因循未归得，不是恋鲈鱼。」卢侍御简求戏曰：「丞相虽不恋鲈鱼，乃恋谁耶？」初娶京兆韦氏，字蕙蕙，官未达而苦贫。继室河东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时彦以为嘉偶。初韦蕙蕙逝，不胜其悲，（韩侍郎作墓铭。）为诗悼之曰：「谢家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画篋，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赠钱过百万，为君营奠复营斋。」又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复自会稽拜尚书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武昌建节李相、牛相、元相比也。）是时，中门外构缙幕，候天使送节次，忽闻宅内恸哭，侍者曰：「夫人也

。」乃传问：「旌钺将至，何长恻焉？」裴氏曰：「岁杪到家乡，先春又赴任。亲情半未相见，所以如此。」立赠柔之诗曰：「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柔之答曰：「侯门初拥节，御苑柳丝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别是亲。黄莺迁古木，珠履徙清尘。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元公与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编录之。

温裴黜

裴郎中誠，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谐。举子温歧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裴君既入台，而为三院所谑曰：「能为淫艳之歌，有异清洁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词云：「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又曰：「不信长相忆，抬头问取天。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又曰：「簪?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二人又为新添声《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词云：「思量大是恶因缘，只得相看不得怜。愿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长抱在胸前。」又曰：「独房莲子没人看，偷折莲时命也拚。若有所由来借问，但道偷莲是下官。」温歧曰：「一尺深红朦曲尘，旧物天生如此新。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又曰：「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碁。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湖州崔郎中刍言，初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华。德华者，乃刘采春女也。虽《罗唳》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枝》词，采春难及。崔副车宠爱之异，将至京洛。后豪门女弟子从其学者众矣。温裴所称歌曲，请德华一陈音韵，以为浮艳之美，德华终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滕迈郎中一首：「三条陌上拂金鞵，万里桥边映酒旗。此日令人肠欲断，不堪将入笛中吹。」贺知章秘监一首：「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是剪刀。」杨巨源员外一首：「江边杨柳曲尘丝，立马凭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应惜，殷懃更向手中吹。」刘禹锡尚书一首：「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至今朝。」韩琮舍人二首：「枝斗芳腰叶斗眉，春来无处不如丝。灞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又曰：「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那堪更想千年后，谁见杨花入汉宫。」云溪子曰：「汉署有《艳歌行》，匪为桑间濮上之音也。偕以雪月松竹，杂咏《杨柳枝》词，作者虽多，鲜覩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带风。」滕郎中又云：「陶令门前胃接离，亚夫营里拂朱旗。」但不言「杨柳」二字，最为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傍亭子》诗云：「南陌游人回首去，东林道者杖藜归。」不谓「亭」

，称奇矣。

琅琊忤

王建校书为渭南尉，作宫词。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矣。时谓长孙翱、朱庆余，各有一篇，苟为当矣。长孙词曰：「一道甘泉接御沟，上皇行处不曾秋。谁言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朱君词曰：「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对泣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元公以讳秀明经制策入仕，（秀字子芝，为鲁山令，政有能名。颜真卿为碑文，号曰「元鲁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对碧衣郎，红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自问，宫人手里过茶汤。」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莫若兹乎，乃自河南之咏也。渭南先与内宫王枢密，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后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多遭党锢之罪，而起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元公亲承圣旨，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何其慎静乎！二君将遭奏劾，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巢燕词

近日举场为诗清切，而鄙元和风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章正字孝标，《对月》落句云：「长安一夜千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有类乎秦交云：「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吹北宫愁。」章君章题之中，颇得声称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君为《归燕诗》，留献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诗，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秉礼曹，孝标来年擢第。羣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砉砺也。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孝标及第，正字东归，《题杭州樟亭驿》云：「樟亭驿上题诗客，一半寻为山下尘。世事日随流水去，红花还似白头人。」初成落句云「红花真笑白头人」，改为「还似白头人」。言我将老成名，似花芳艳，讵能久乎！及还乡而逝。前有章八元，后有章孝标，皆桐庐人，名虽远而还不达矣。后五十年来，有闽川欧阳澥者，四门詹之孙也，（贾陵、陈羽、李观、李绛、韩愈、王涯、刘遵古、崔羣、冯宿、李博等，与四门同年，其名流于海岳。）澥娶妇经旬，而辞赴举，抗节不还。诗云：「黄菊离家十四年。」又云：「离家已是梦松年。」又云：「落日望乡处，何人知客情？」自怜十八年之帝乡，未遇知己也

。亦为《燕诗》以献主司郑愚侍郎，其词虽为朝贤称叹，尚未第焉。灊诗曰：「翩翩双燕画堂开，送古迎今几万回。长向春秋社前后，为谁归去为谁来？」

题红怨

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着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或有五使之号焉。和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拊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人，覩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篋。」验其书，无不讶焉。诗曰：「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懃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羨门远

竈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夫人欲点化金银，非拟救于贫乏，必期多蓄田畴，广置仆妾，此谓贪婪，岂名道术？且玄妙之门，虚无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乎不得？悉焚参同契金诀者，其言至也。皇甫大夫（或曰「王相公」也。）在夏口日，勤求艺术。衙时有一道士，策杖蹑屨，直入※门，门人以帘使奉道，不敢制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则傲然不窥，向竹而吟曰：「积尘为太山，掬水成东海。富贵有时乖，希夷无日改。绛节出崆峒，霓衣发光彩。古者有七贤，六个今何在？」自谓我是一贤也。访其名姓，曰：「黄山隐。」府公未能明其真伪，请于宫观，愿在牌亭，得观云水。亚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试令干事军将，持书送绢百疋、钱一百千文，至其所止。山隐启缄，忻喜，立修回报。遂乃脱其道服，饰以青衿，引见谢陈，礼度甚恭，殊异初来傲睨之态。皇甫公判书之末，乃至尽刑，曰：「道士黄山隐，轻人复重财。太山将比甑，东海只容杯。绿绶藏云帔，乌巾换鹿胎。黄泉六个鬼，今夜待君来。」云溪子曰：「王子年之着书也，不脱后秦之难；东方朔之知机也，恐罹西汉之咎。是乔松独乐，巢务不居。若山隐者，拟为妖惑，敢蔑公侯，死无于吉。致孙策镜里之殃，来非许迈；起刘恢舟中之顾，足见凡愚。黄山隐自贻之祸，安定公明察之断，合其宜乎！」

金仙指

邓州有老僧，日食二鸚鵡，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所避。当饌之际，贫士求飧，分其二足而食。食讫，老僧盥嗽，双鸚从口而出，一则能行，一则匍匐在地。贫士惊怪，亦吐其餘，其鸚二脚亦生。其僧后乃不食此味，覩验，众加敬异，号曰「南阳鸚鵡和尚」也。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羣辈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饼，招羣徒众入尸陀林，以饼裹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进也。此事柳仆射仲郢在兴元日亲验之也。宝志大师，尝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鮓，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为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帝深异之。如今秣陵有鮓残鱼也。且达人崇佛奉僧，近亦众矣。若留守王仆射逢、裴相公休、凤翔白中令敏中、夏侯相孜、崔仆射安潜，皆严饰道场，躬自焚香执钱，老而无倦焉。然诸贵达，皆乃恶其过犯，必不容贷焉。李常侍续，分陕之日，闲登城楼，遥见二僧，抱秩从寺门而出，有二鬼异状随僧后谛听，行过百步，忽见一女子自东而来，二僧极目而送，鬼乃俱怒，抛砂石作旋风，左右或有见者。遂召僧至，问其所以，具云：「初出寺门，共论经义，寻有他言，不敢隐讳伏藏。」公曰：「鬼神重斋戒，善恶必知。」二僧既还，益加惕励也。岳牧李员外膺，羣玉校书者，即岳牧从孙也。昔来覲谒，曾与宴席，李公曰：「汝征士也，识古知今。视汝侪流，只如粟粒！」羣玉兢惶，几不脱于櫜辱。其高概如此，有天下名称。羣玉后过岳阳，题诗曰：「昔年曾接李膺欢，远泛仙舟醉碧澜。诗句乱随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冥梦一般。今日片帆城下过，春风回首涕阑干。」岳阳于奉释之心，日无倦矣。尝撰清远寺碑文，甚得大理。若僧有故投网罗者，其不恕乎。尝断僧结党屠牛捕鱼事，曰：「违西天之禁戒，犯中国之条章。不思流水之心，輒举庖丁之办。既集徒侣，须务极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襄州李八座翱，断僧相打，云：「夫说法则不曾敷坐而坐，相打则偏袒右肩左肩。领来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答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又断僧通状云：「上岁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道』，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婺州陆郎中长源，判僧常满、智真等，同于倡家饮酒，烹宰鸡鹅等事，云：「且口说如来之教，在处贪财，身着无价之衣，终朝食肉。苦行未同迦叶，自谓头陀；神通何有净名，入诸婬舍。犯尔严戒，黷我明刑，乃集远近僧，痛杖三十处死。」又断金华观道士盛若虚，云：「本是樵童牧豎，偶然戴帻依师。不游玄牝之门，莫鉴丹田之义。早闻僭犯，苟乃包容。作孽既多，为弊斯久。常住钱穀，唯贮私家。三盞香炉，不

修数夕。至于奴婢，遍结亲情。良贱不分，儿女盈室。行齐犬马，一异廉愚。恣伊非类之徒，负我无为之教。贷其死状，尚任生全。量决若干，便勒出院。别召精洁主首，务在焚修。」浙西韩相公晁，断法师云晏等五人聚集赌钱，因有喧诤，云：「正法何曾执贝，空门不积余财。白日既能赌博，通宵必醉罇罍。强说天堂难到，又言地狱长开。并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台。」

蜀僧喻

云溪子昔遁西霞峯，厥气方壮。尝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禅宗普愿大师之嗣孙也。南泉之德业，诸佛之支体。《维三经》云：「即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心；离佛离道，即是一真。」大师句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恶，智有利钝。心智两非，名为究竟。南泉既逝，崔行俭员外为之铭曰：「百骸俱散，一物常灵。」释学徒服其简妙也。朗公或遇高才亡智者，则论六度迷津，三明启道，此灭彼往，无荣绝辱也。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悟，别吟以王梵志诗。梵志者，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所谓归真悟道，徇俗乖真也。诗云：「欺枉得钱君莫羨，得了却是输他便。来往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无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遣我寒，无食令我饥。还尔天公我，还我未生时。」又曰：「我肉众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别形躯。苦痛教他死，将来作已须，莫教阎老断，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又曰：「羸行出家儿，心中未平实。贫斋行则迟，富斋行则疾。贪他油煮？，我有波罗蜜。饱食不知惭，受罪无休日。」又曰：「不愿大大富，不愿大大贫。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因。所愿只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却是成忧恼，珠金虚满堂。满堂何所用，妻儿日夜忙。行坐闻人死，不解暂思量。贫儿二亩地，干枯十树桑。桑下种粟麦，四时供父娘。图谋未入手，祇是愿饥荒。结得百家怨，此身终受殃。」又曰：「本是屎尿袋，强将脂粉涂。（音茶。）凡人无所识，唤作一团花。相牵入地狱，此最是冤家。」又曰：「生时不共作荣华，死后随车强叫唤。齐头送到墓门回，分你钱财各头散。」又曰：「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心里唯欺慢，口中佯念佛。世无百年人，拟作千年调。打鐵作门闩，鬼见拍手笑。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不论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空饭手捻盐，亦胜设酒肉。劝君莫杀命，背面被生嗔。吃他他吃汝，轮环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镜，布施不须财。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来。大皮裹大

树，小皮裹小木。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我身虽孤独，未死先怀虑。家有五男儿，哭我无所据。哭我我不闻，不哭我亦去。无常忽到来，知身在何处！」又曰：「世间何物贵，无价是诗书。了了说仁义，愚夫都不知。深房禁婢妾，对客夸妻儿。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时！」

杂嘲戏

万彤云为白太傅所知，后游梓州，累为阉人艰阻。为诗以献卢尚书弘宣，范阳公怒阉者，而礼万生焉。诗曰：「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不是尚书轻下客，山家无物与王权。」夔州游使君符，邀客看花而不饮，至今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戏焉。卢子发：「白帝城头二月时，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无袁许，客子由来是相师。」《咏螃蟹呈澗西从事》，皮日休：「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又题《金钱花》：「阴阳为火地为炉，铸得金钱不用模。谩向人前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郑愚《醉题广州使院》，似讥前政：「数年百姓受饥荒，太守贪残似虎狼。今日海隅鱼米贱，大须惭愧石留黄。」《拟权龙褒体赠鄂县李令及寄朝右》，李乃因病休官：「鄂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声，但见手子动。」李日新《题仙娥驿》诗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陈（左黑右曷）籛古※头。更有台中牛肉炙，尚盘数脔紫光球。」贺秘监、顾著作，吴越人也；朝英慕其机捷，竞嘲之，乃谓南金复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贺知章曰：「铍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儿。」顾况和曰：「铍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张祜客于丹徒，有朱坛者轻佻，侮慢佑之篇咏，后坛与祜卷，欲其润饰之，祜乃戏简二十字，欣而不悟，厚为饯别焉：「昔人有玉盃，击之千里鸣。今日覩斯文，盃有当时声。」温州颜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张祜观其骑猎马上，以诗戏之曰：「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山狐兔当头行。」张祜为冬瓜堰官，憾其牛户无礼，责欲鞭笞，无不取给于其中也，然无倦秀才居多，职事皆怯于祜。钱塘酒徒朱冲和，小舟经过，祜令语曰：「张祜前称进士，不亦难乎？」冲和乃自启名，而赠诗嘲之。祜平生傲诞，至于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诗曰：「白在东都元已薨，兰台凤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屎堆边说我能。」韦鹏翼《戏题盱眙邵明府壁》：「岂肯闲寻竹径行，却嫌丝管好蛙声。自从煮鹤烧琴后，背却青山卧月明。」乐营子女席上戏宾客，量情三木，乃书膀子示诸妓云，岭南掌书记张保胤：「绿罗裙上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遮回不敢恼儿郎

。」时谓张书记，文彩纵横，比之何逊；人材瓌伟，有似玄宗。及罢府北归，留诗戏诸同院，闻者莫不大哈。诗曰：「忆昔前年富贵时，如今头脑尚依稀。布袍破后思宫内，锦袴穿时忆御衣。鹞子背钻高力士，婊娟翻画太真妃。如今憔悴离南海，恰似当时幸蜀归。」莆田县有染家，家富，因醉殴兄，至高标十木。既归，乡亲为会。有柳逢秀才旅游掇席，主人不乐，柳生怒而题壁，染人遂与束帛赎其诗。「紫绿终朝染，因何不识非？莆田竹木贵，背负十柴归。」浙东孟简尚书，六衙按覆囚徒，其间一人自曰「鲁人孔颺」。献诗启云：「偶寻长街柳阴吟咏，忽被都虞候拘縲数日，责以罪名，敢露血诚，伏请申雪。」孟公立以宾客待之，批其状曰：「薛陟不知典教，岂辨贤良？驱遣健徒，凭陵国士，殊无畏惮，辄恣威权，翻成刺许之宾，何异吠尧之犬！然以久施公効，尚息杖刑，退补散将，外镇收管。」孔生诗曰：「有个将军不得名，唯教健卒喝书生。尚书近日清如镜，天子官街不许行。」池州杜少府慄、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尚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娥。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戏酬张十五秀才见寄池毫二州之事，宣武军掌书记李昼：「秋浦亚卿颜叔子，谯都中宪老桑门。如今柳巷通车马，唯恐他时立棘垣。」《题大梁临汴驿》，进士姚燮：「近日侯门不重才，莫将文艺拟为媒。相逢若要如胶漆，不是红妆即撒灰。」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游于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之日，诸宾悉赴，客司独不召瓘，瓘作《翻韵诗赠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驰骑迎之。诗曰：「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

窥衣帷

元丞相载妻王氏，字韞秀。（王绪相公之女，维右丞之侄。）初，王相公镇北京，以韞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韞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墨之费。」王氏父母，未或知之。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猷薄之甚。元乃游秦，为诗别韞秀曰：「年来谁不馱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零离别泪，携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姨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明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元公，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而或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孙弘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

」元公于是稍减矣。太原内外亲族，悉来谒贺者众矣。韞秀置于闲院。忽因晴霁日景，以青紫丝绦四十条，条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亘其服。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韞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晒曝衣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羸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而辞。韞秀每分衣服饰于他人，而不及于太原之骨肉也，且曰：「非儿不礼于姑娣，其奈当时见辱乎？」洎元公贪恠为心，竟招罪戾，台阁弹奏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识量，节概固高。丞相已谢，上令入宫备彤笔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曰上宥连罪，或云京兆笞而毙矣。

闺妇歌

朱庆余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遍索庆余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焉。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而讽咏之，遂登科第。朱君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公。张公明其进退，寻亦和焉。诗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郎中酬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公才学，因张公一诗，名流于海内矣。